

爱的哲学：雪莱诗歌精粹

目 录

译者序(代前言)	1
爱尔兰人之歌	1
战争	2
致爱尔兰	6
十四行二首	8
魔鬼的散步	10
自伦敦赴威尔士有感	19
诗章	21
给——	23
无常	24
咏死	25
夏日黄昏的墓园	27
给华兹华斯	29
一个共和党人对波拿巴的倾覆所感到的	30
赞精神的美	31
奥西曼德斯	36
“有力的鹰隼”	37
给威廉·雪莱	38
咏范妮·葛德汶	41
“那时刻永远逝去了,孩子!”	42

咏尼罗河	43
亚平宁山道	44
往昔	45
咏一朵枯萎的紫罗兰	46
招苦难	47
在那不勒斯附近沮丧而作	51
“别揭开这画帷”	54
写于卡色瑞统治期间	55
给英国人民的歌	57
一支新国歌	60
1819 年的英国	63
颂诗	64
颂天	66
西风颂	69
印度小夜曲	73
给索菲亚(斯泰西小姐)	75
爱的哲学(附原文诗对照)	77
Love's Philosophy	78
含羞草	79
云	94
给云雀	98
自由颂	103
给——	118
普洛斯媪之歌	119
阿波罗礼赞	120
秋:葬歌	123
咏月	125

自由	126
饥饿的堡垒	128
世间的流浪者	130
“你匆匆进了坟墓”	131
给一个评论家	132
长逝的时流	133
一年的挽歌	134
咏夜	136
时间	138
给——	139
歌	140
无常	143
阿齐奥拉	145
哀歌	147
忆	148
给——	150
音乐	151
明天	153
“生命可以转移”	154
“世界从新生到衰落”	158
“世界的伟大时代重又降临”	160
“当一盏灯破碎了”	163
给珍妮：一个邀请	165
给珍妮：回忆	168
给珍妮，并赠吉他	172
哀歌	176
“我们别时和见时不同”	177

岛 179

心之灵 180

长 诗

阿童尼 205

译者序(代前言)

雪莱(1792—1822)是英国十九世纪诗坛上的一颗巨星,他出生在富豪的贵族家庭,他所进的学校也是专为培养贵族子弟而设的,先是在伊顿中学,一八一一年进入牛津大学。可是,雪莱自始即对于当时由教会的蒙昧主义所严格控制的大中学教育深感不满。在牛津大学不过半年,便因为散发了自己所写的小册子《无神论的必要》而被学校开除出去。这激怒了他顽固的父亲,家庭从此和他断绝了关系,只保留对他微薄的金钱接济。他原有的未婚妻也和他解除了婚约。从此,自十九岁开始,雪莱就成了被上层社会排挤出去的流浪儿,但同时,一个日益坚决的革命者也逐渐成长起来。

一八一二年二月十二日雪莱带着新婚妻子海瑞特和自己所写的《告爱尔兰人民》小册子,到爱尔兰去鼓动当地的民族革命。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实际革命工作,对他此后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本集最早的七首诗,是诗人在爱尔兰之行前后写出的,鲜明地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革命思想。尽管这些诗是所谓“少年之作”(Juvenilia),在艺术上尚不成熟,一般雪莱的选集都不采用它们,可是,译者却觉得它们有特别可贵之处:和此后诗人的作品比较起来,是不是特别有一种蓬勃的朝气,一种未受挫折的天真呈现在这些崇高的诗思中,而是为后来的一些作品所无的?从一八一四年开始,雪莱生活上的变化很大,所受的打击也很多。他的第一个妻子海瑞特不能理解他的精神生活,而由于和葛德汶一家人的接近,他热烈地爱上了葛德汶

的长女玛丽，两人在一八一四年七月私奔到瑞士，但同年九月因经济困难又回到英国。这一时期，雪莱为了躲避债主，一度住到小客栈里去藏身。次年祖父死去，有一小部分遗产归于他，经济情况才好转起来；但雪莱从未富有过，因为他一旦稍有进款，便要慷慨地接济友人。一八一六年，由于社会舆论的迫害，又鉴于国外生活费用比较低廉，他和玛丽再度去到瑞士，并在日内瓦和拜伦结识。不久因乡思又回到英国。就在这一年，最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玛丽的妹妹范妮自杀而死，人们传说是因为单恋雪莱的缘故；接着，诗人的前妻海瑞特也投河自杀，遗下了雪莱的两个孩子，这成了涉讼的对象。她的家人声称诗人没有教养子女的资格，而反动的托利党政府以雪莱是无神论者为借口，竟剥夺了雪莱抚养子女的权利，把他们判给外人抚养了。诗人对此极为愤慨，便在一八一八年三月全家移居意大利，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英国。一八二二年七月八日，雪莱和友人威廉斯自斯培兹亚海港泛舟去雷亨，中途遇风暴，溺死海中。

雪莱的一生是战斗的，也是显得孤独的。由于精神有了苦闷，自然要寻找解脱，于是雪莱在某些方面找到了唯心主义的柏拉图哲学。

不难看到，雪莱的诗中有不少推理和形象是采自这种柏拉图哲学的。举例说，《“别揭开这画帷”》这首十四行诗就明显地把生活比作“画帷”和“幽深的穴中”的“幻象”。《颂天》中把天比作“人的头脑的第一层”，认为还有更高的“欢乐世界”在天外移行，如果能看到这个“世界”，那“天”就“不过像是从梦乡把日午的反射望”罢了。柏拉图认为在理念中尚有至高的理念，这篇诗里正是反映了这一思想。《赞精神的美》也是歌颂了柏拉图哲学的一种神秘经验。这虽是一首充满了真实热情的诗，但却奇异地构制在形而上哲学的基础上。在冷酷的、灰色的、扑灭了一切高贵行动的火焰的现实中，谁能不

缅怀于他曾有过的光辉的一刻，并期望那一刻的再现呢？诗人正是把这样一种生活实感通过唯心哲学的探索透露给我们。诗中所谓“精神的美”、“渺冥的灵气”、“美的精灵”、“较高的世界”，实则都是一个东西，就是诗人所看到的宇宙精神，就是“一”，万物由于充沛了它而发出光彩，大地失去了它就变为暗淡。人们由于无知，用“鬼怪”“天庭”等富于魅力的名称去称呼它。在初春，当诗人正在推究生命的奥秘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了与这种精神的融和，于是狂喜地握紧两手。诗人在该诗结尾说，就是这种宇宙精神使他知道克制自己的情欲并热爱全人类的，他希望能够长期充沛它，因为它能给他带来人不再奴役人的希望。

由此看来，雪莱之所以接受柏拉图哲学，基本上还是出于改造世界的意愿，出于求真的精神；他要追寻宇宙的秘密，要掌握自然与人间一切现象的总规律，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认清了这一规律，才能顺利进行改造世界的工作。斯宾塞的泛神论也是沿着同一追求的途径化进了他的诗里。举例看，像《爱的哲学》这样一首迷人的小诗，岂不是充满了这类哲学的影子吗？

泉水总是向河水汇流，
河水又汇入海中，
天宇的轻风永远融有
一种甜蜜的感情；
世上哪有什么孤零零？
万物由于自然律
都必融会于一种精神。
何以你我却独异？

你看高山在吻着碧空，
波浪也相互拥抱；

谁曾见花儿彼此不容：
姊妹把弟兄轻蔑？
阳光紧紧地拥抱大地，
月光在吻着海波：
但这些接吻又有何益，
要是你不肯吻我？

这里既有泛神论，把“泉水”“轻风”“高山”“波浪”“阳光”等都看做是有生命的东西，和人同样是一种精神的体现物；又有柏拉图哲学关于灵魂的学说——就是，人的灵魂原是两性具备的、完整的，进入肉体后即变为分裂的存在，因此它永远追寻与它的另一半相结合；自然界也如此，“多”总是企图向“一”汇合，所以泉水汇入河水，河水汇入大海。大海和太阳都是“一”的象征，万物“都必融会于一种精神”，亦即融于普在的爱情、融于宇宙精神中。这首诗以对爱人劝告的方式、以爱情的语言精炼地表现了诗人的一整套思想，确可以说是把动人的感性形象和丰富的说理美妙地结合起来了。

唯心哲学使诗人相信，人死后还有精神的存在，坟墓的那边并不就是黑暗和空虚，而是更美好的真实；因为，现世的缺陷和无常是不会被带到“那边”去的。这思想较明显地表现在后期诗作如《阿童尼》里面。在那首诗的结尾，诗人说，死去的阿童尼“没有死，也没有睡，他不过是从生之迷梦中苏醒”，反而是活人迷于噩梦，像尸身一样在腐蚀着。

我们可以说，唯心思想是诗人积郁的胸怀的必然产物；但同时，柏拉图哲学相信人有一切崇高的性能，相信“理想国”，这也恰好和诗人改造世界的理想趋于一致。

更重要的，我们还应看到诗人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和唯物主义的继承者。现实的感受比哲学的泛泛之论要强烈得多，他的诗饱含着清醒的现实感觉，《写于卡色瑞统治期间》、《1819年的英国》、《给英国人民的歌》、《一支新国歌》、《颂

诗》、《自由颂》、《自由》等诗中所刻绘的现实，在今日看来仍然具有其惊人的现实意义。

在抒情诗的领域里，雪莱一直被公认是英国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之一。优美而蓬勃的幻想、精力充沛的现实刻绘、浪漫的感情、自然而浑圆的艺术、音乐及形象的美——这成为诗人在旅居意大利时期所写的抒情诗篇的特点。《西风颂》可以说是这类诗歌的登峰造极之作，它将永远是世界诗歌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在这首诗里，诗人一方面以西风为中心，准确而有力地描绘了一系列自然现象，写出了树叶，流云，海洋等如何在西风的影响下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却以此象征了当时整个的现实：“枯死的落叶”岂不正是英国的反动势力？它们是“黄的，黑的，灰的，红得像患肺病，啊，重染疫疠的一群”，它们虽然看来人多势众，但“有翼的种子”——亦即不胫而走的革命思想——却暗藏在地下，只等春雷（春天的喇叭）一响，就会将它的色与香充满人间了。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因为那“破坏者兼保护者”的宇宙精神（用我们的词语，应该说是历史规律）主宰着一切，使旧的事物必须让位于新的，而西风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诗中还说：在南国，虽然天气较暖，但地中海也能梦见古老的世界在波影里颤抖，因为西风总归是要来的。因此，诗人请求西风把他振奋起来，使他发出革命的歌唱：

请把我枯死的思想向世界吹落，

让它像枯叶一样促成新的生命！

这岂不正是诗人给自己一生留下的最正确的写照么？

《给云雀》、《云》、《阿波罗礼赞》以及一些短歌及爱情诗等都是杰出的作品。它们表现了生的喜悦，创造的喜悦，爱情的喜悦。小小的云雀象征着与宇宙的创造力合一的诗人；这表示诗人既能歌颂有破坏力的“西风”，也能全心向往于欢乐的精灵“云雀”。在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雪莱对自然及爱情的

描写的特点。雪莱喜欢描写自然,爱把自然景物拟人化,或精灵化(如西风、云雀),这是和他的哲学观点(泛神论)有机地结合着的。无论是谈到自由、爱情、欢乐或悲伤,无论是谈到什么哲学思想,他总是爱从自然景物说起,因为在他看来,宇宙间的一切原是互通的。他把自然描写得符合于他的思想和解释,但同时,他的自然刻绘也极富于科学精神,富于现实主义特征,在观察的精确上甚至是惊人的。《云》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这首诗把云、雨、雷电、海洋和天空等自然过程写得极为精细,同时也指出了宇宙有不断地变化和自我苏生的能力。诗人把深刻的思想和精确的物象同时罗致起来,使它们相互深入地渗透和发展,从而构成了一篇杰作。有的批评家指出:在《西风颂》第三章,连那描写海底树林在洋流变化之前先自动萎缩的现象,也是真实的,因此他们就猜测诗人何以有机会观察到这一种自然现象。当然,如果我们想到诗人曾经多么喜爱自然科学、多么充满着求真的精神的话,这一点就不足为奇了。

一八二一年的《含羞草》是一篇较隐晦的诗,这里值得一提。就表面看,它似乎只是一首描写园景的诗,并附带叙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它曾被认为是一篇“美丽的花园的历史”)。故事是说:春季来到了,花园中各种美丽的花草都滋生出来,像是未受亵渎的乐园;其中有一棵含羞草最感到快乐(第一部)。这花园所以如此茂盛和美好,因为有一个柔情的女郎在细心地培植它;她把它照料了一个夏季,而在秋季来到之前,这女郎死去了(第二部)。于是,花园顿时变为丑恶,美丽的花草都枯萎,一些毒草却蔓延起来。冬天来了,毒草躲在地下;等春雨初降,毒草又复活起来,可是那棵含羞草却僵死了(第三部)。在“结语”中,诗人用了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自慰说:在这一切都是幻影的人生中,死亡又何足悲?因为“死亡”本身也必是“一场空幻”;爱与美是不会死去的,死去的只是感官

而已。

这首诗是否整个是一个隐喻，其寓意又是什么，至今尚不能明确起来。对有兴趣的读者，这里可以提供一种说法是：女郎可能是那“美的精灵”或宇宙精神的化身，含羞草象征诗人自己；诗人一度感到了自己充沛着爱与美的感应，那美丽的花园便是他的精神世界。可是，人生中的“错误、愚昧、纷争”使他的想象的乐园枯萎了；尽管春天再来，那含羞草已不再复活。女郎的死其实就是诗人心灵中完善的美感的消失。

无论是否有这种寓意，这首诗却精确地描写了自然界的花草树木，给诗人的精于观察自然提出了佐证。

爱情诗在雪莱的抒情作品中占有相当的数量；大都带有自传性质。总的说来，雪莱对爱情的看法充满了求解放的精神。从前面所引的那首短诗《爱的哲学》就可以看出来，诗人认为两性爱不过是弥漫在宇宙中的爱情的一部分，是自然间的崇高精神的一种体现。男女的爱情应该扩展为人类的爱。在《给——》一诗中，他把恋人的爱情作了一个比喻说：“这有如飞蛾向往星天，暗夜想拥抱天明，怎能不让悲惨的尘寰对遥远事物倾心？”由此可见，爱情和革命的憧憬（人类的爱）是互通的。爱情不该是自私的、纯肉欲的、占有的，它越是与别人共享，越是丰富了自身。雪莱在长诗《心之灵》中，对资产阶级方式的爱情表示了充分的嫌恶；他要打破那种爱情的局限性，因为他看到在私有制度下，爱情已蜕变为不自然的夫妇关系，禁锢并损害了人的自由精神了。所以他主张爱情不应局限在夫妇之间。为了这，在当时他是受了不少恶意的指责的。实则他既不是多妻制的主张者，更不是多妻制的实行者。恰恰相反，雪莱在私生活方面可以说是非常谨严的。

另一方面，雪莱也并不完全主张柏拉图主义的（纯精神的）爱情，像一般人所易于误解的那样。在他的诗作中所表现的爱情实则是人的最高贵而热炽的感情之一，既没有失去其

情欲的一面,也随时能升华并容纳更多的精神素质。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爱情既被贬到纯私有和肉欲的状态,因此诗人才着重谈到它更高贵的、精神的一面,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再反过来看,如果诗人只讲精神之爱,他的爱情诗是绝不会那么热情动人的。

总括来说,从雪莱的全部抒情诗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真正乐观的思想家,因为雪莱相信:丑恶的现实是转瞬即逝的;真、美、善将永远存在;人可以不断提高和改善自己,人的智慧和宇宙的意志和谐一致,世界的黄金时代必将到来。如果说,拜伦的诗在很大程度上充满了宇宙的悲哀,雪莱的诗却充满了宇宙的欢乐。即使在有些诗中,忧郁的情绪暂时主宰了他,但他相信宇宙的动力胜过少数人所造成的悲伤与不幸,世界终会转向光明,转向爱与美的精神。

译者能力有限,这一份译介只能算是初步工作,希望读者和专家多多指正。

查良铮

1958年

爱尔兰人之歌

天上可以没有星星，世界的光源
可以没入无边的混沌和黑暗；
我们的大厦倾覆了，田园被夺去，
然而，艾林^①啊，你绝不能丧失勇气！
看！四周是茫茫的一片断瓦残阙，
我们祖先的家宅已经坍塌、毁灭，
只见胜利的敌人驰骋在国土上，
而我们的战士都已横尸沙场。
唉，以往令人欢娱的琴弦碎裂了，
我们乡土的清曲妙舞也沉寂了；
只有战歌传扬起来，我们耳中
还似响着厮杀声和剑戟的铮鸣。
但英雄们都何在？他们死得英豪，
他们不是在荒原血泊中卧倒，
就是任自己的阴魂凌驾着风暴——
“同胞们，复仇呀！”这样向我们呼号。

1809年

① 艾林(Erin)，爱尔兰古称。

战 争^{*}

如今，野心、权力和贪婪主宰一切，
把死亡和毁灭投给了流血的世界。
看！那原野上有多少人作了牺牲，
听啊！尖声的嚎叫正刺破了天空！
何以会如此？必是复仇者愤怒于怀，
才将这千万人逐出生命的舞台；
听那呻吟哪：一个英勇的战士
正忍受最终的痛苦，痉挛地等死，
但在死前，血色涌上了他的面颊，
他用残余的一息说出这些话：
“上帝呀！我的妻，我的孩子——哦，君王，
这喘息的身躯为你倒在荒野上；
是为了支持你，我的血在远方流，
请你以亲人的幸福作战士的报酬。
他听不到我——啊，是的，天高皇帝远，
帝王满心是私欲，又怎能听得见？
那么，上帝啊，我只有对你哀号，
想你不致拒绝一个苦命人的呼告。

* 雪莱在 1810 年 11 月假托玛格丽特·尼古尔逊(她在 1797 年图刺英王未遂)为名，出版了一本诗集，本诗即该集的第一首。这篇诗的写作时代是值得注意的。当时英国正在准备对拿破仑决战，报刊上充满了战争气氛，每日鼓励人民从军和“英勇杀敌”。而本诗却揭示这一切都是“君王”的阴谋，并呼吁和平，这不可不说是极为大胆的。

唉，我死了——怎么？我已不感到剧痛，
上帝听到我了——我们要重逢，重逢。”
说到这里，他已堕入死亡的怀抱，
随着一声轻叹，灵魂便脱离了躯壳。

人类的压迫者啊，我们的悲惨
就由你们肇始而汇成了泪川；
为了你们，多少母亲在哭念儿子，
他们不到生命的中途便被攫去！
为了你们，多少寡妇满怀伤悲，
对着丈夫的尸架默默地落泪！
“天哪！”她喊道，“这可是你的恩情
使无尽的悲伤溢满了我的眼睛？
这来自混沌中的制度，难道竟是由你缔造和赞许的？啊，不会的！
原谅我吧，上帝！我的头脑被悲痛
折磨得昏了；”不，上帝从不叫杀声
震动天地，他不会高兴地地狱的猖獗——
世上的君王！这都是你们在作孽！
人民就为了你们的罪恶而丧命。
哎，几时那神圣的一天才能降临，
人不再被统治者的罪恶所玷污，
不再受治于野心、骄傲、虚荣、财富，
而且会毫无畏惧地和敌人相交？
几时才没有死亡在原野上笼罩？
几时太阳才能对和平的田野微笑，
而威严的战士手执的只是镰刀？
唉，不可能！只要还有冷酷的国王
在勃勃的雄心支配下，对战场

转着心机，只要一个匹夫的命令
还能使大家为他的私欲送命！
他只顾耀武扬威，权力使他发昏，
哪里管谁死谁活？他可以看千万人
为了他计较的一件琐事而牺牲。
君王是什么？——我看见颤栗的人群，
我听见人们对他的欢呼声震碧霄，
不过使严厉的压迫者微微一笑，
那笑啊，就像四月的阳光一样短暂——
但君王不过是尘土——总有一天，
一切人都平等，帝王将失去权力，
他们手中的王笏将被掷在土里，
血腥的剑也从战士的手里拿去。

啊，和平，美丽的和平，你哪儿去了？
你轻柔的影子何时再来缭绕？
你可是带去了爱情、安乐与和睦？
只因你不在，它们便也无法留贮？
啊，是的，它们似已和你一同飞翔。
现在，只有“恐惧”在麻痹的大地上
率领着战争、灾祸、悲伤，阔步而行，
它在战场上停一下，细心听了听，
便急驰而去，让“地狱”和“死亡”来横行。
“毁灭”从远方嗅到了杀戮的血腥，
看哪！它也驾起了血红的车驾；
继“恐惧”之后，这一切都鼎沸而下。
焚烧的城镇和一片荒墟在指明：
君王啊，你正是照魔鬼的意志而行。
“这就是你的业绩！”我听见有人说；